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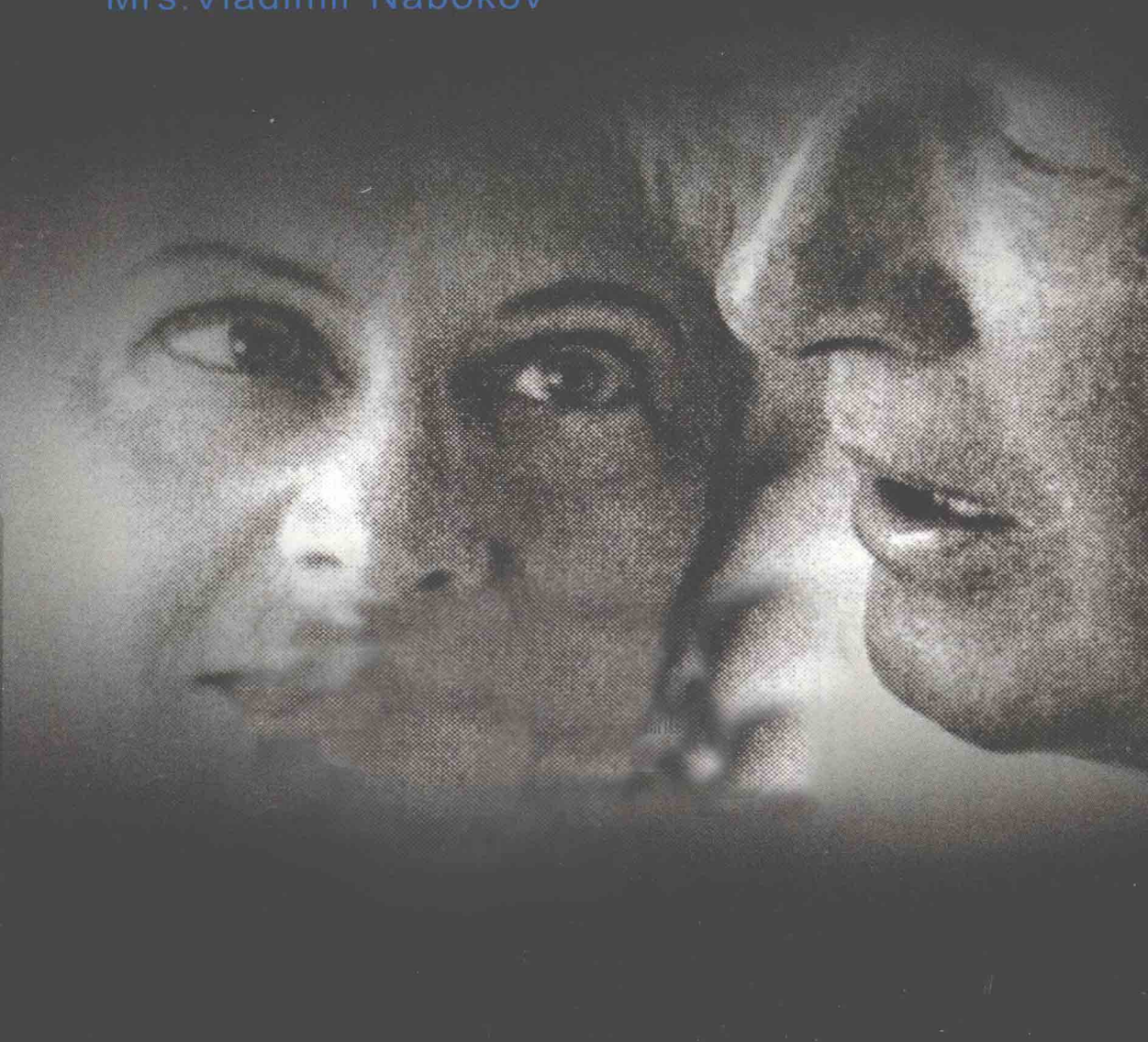
(美) 史黛西·希芙 著
李小均 译

薇拉

Vera

符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夫人

Mrs. Vladimir Nabokov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美) 史黛西·希芙 著

李小均 译

薇拉 *Véra*

符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夫人

Mrs. Vladimir Nabokov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Véra; Mrs. Vladimir Nabokov

Copyright © 1999, 2000, Stacy Schiff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10-21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薇拉·符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夫人/(美)史黛西·希芙 著;
李小均 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8

(文学纪念碑)

ISBN 978-7-5495-0519-7

I. ①薇… II. ①史… ②李… III. ①纳博科夫夫人,
W. F. —传记 IV. ①K837.1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84983 号

出品人:汤文辉

丛书策划:魏 东

责任编辑:魏 东

装帧设计:李星星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31260822-129/139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690mm×960mm 1/16

印张:26.75 字数:390 千字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书评摘要

希芙成功地创造出一个生动、优雅的艺术家的妻子形象，让我们看见纳博科夫的婚姻对其隐逸人生多么至关重要，对其作品塑造多么功不可没。她信手编织出纳博科夫夫妇奇异的生活世界……这对一个传记作家来说，原本是个巨大的挑战，但希芙用这部作品令人信服地表明，她承受住了这一挑战。

——米奇科·卡库塔尼，《纽约时报》

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充满了希芙的洞见……薇拉是纳博科夫最重要的读者；对他们之间长达52年婚姻的写照，开启了纳博科夫的私密生活……但《薇拉：纳博科夫夫人》的胜利，不只为理解薇拉那个著名的丈夫提供了入口。她自有令人着迷的理由。

——琳达·戈登，《纽约时报书评》

希芙完成了一件纪念碑式的任务：她刻画出一个生动、丰满的女人形象，这个女人隐藏在夫妻共同谋划出的面具之后……希芙灵活的笔法捕捉住了这对夫妻之间“语词小球”的交流，她让我们看见一个鲜活忠实的女性形象：一个才华横溢的骄傲女人，薇拉对纳博科夫的生活和创作影响至巨。

——《波士顿环球报》

一部焦点集中、细节生动的传记。希芙优雅的文风刚劲、俏皮、充满典故，颇有纳博科夫的风范。

——《洛杉矶时报》

非常巧妙……既革命又保守，一部详尽的传记，传主的尊严和隐私完好无损。

——《新闻日报》

富有启迪……“没有我的妻子，”纳博科夫曾经说，“我不会写一本小说。”……希芙的作品清晰而漂亮地证明，这句看似简单的话是多么复杂……一部优秀的传记。

——路易斯·德萨沃，《芝加哥先驱论坛报》

引人入胜，许多地方非常有趣、动人……薇拉耳闻到《洛丽塔》的东西，就远多于我们读这本小说时读出来的东西。

——克拉伦丝·布朗，《西雅图时报》

精彩……在每一个伟大男人背后，都有一本关于一个伟大女人的书，希芙的《薇拉：纳博科夫夫人》就是例证。这部传记不只是一段婚姻的写照，它还是对纳博科夫学术研究的必要贡献……《薇拉：纳博科夫夫人》既是爱情故事，也是文学研究。……希芙完成了一件漂亮的工作。

——《圣何塞新闻》

这本书不只是透过妻子的眼光管窥她那个著名的作家丈夫。1991年《纽约时报》的讣告中称薇拉是“妻子、缪斯、代理人”，它只暗示出她的角色。希芙优美的文字将薇拉从默默无闻中拯救出来。

——《出版周刊》

希芙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作家。她对纳博科夫夫妇的服务非常真诚，所以这本书才非常令人满意。她写的每个句子，神气十足，简直让人相信，她有纳博科夫的神灵附体……希芙让我们看见两个追求合一的有趣生命。不管你是想了解那个丈夫，还是那个妻子，你应该让希芙成为你的“专职司机”，正如薇拉是纳博科夫的“专职司机”。

——《星期日电讯报》

希芙文笔清晰、优雅,堪与她所讲述的纳博科夫故事美妙唱和……这份冷静、怡人的研究因为塑造了一个看不见的女人的形象而更加引人注目。希芙专注于具体的细节,勾勒出缺席者的轮廓……她衡量薇拉的影响,正如人们衡量重力或肉眼看不见的微粒对看得见的遥远之物的影响……这是一份非常敏锐、细致的研究。

——《独立报》

希芙是个非同一般的作家。她这部传记表明,纳博科夫的每一个读者都应该感谢他那个一直默默牺牲的妻子。这部优秀的传记,无论就研究、节奏,还是风格而言,都是一次胜利。它为理解纳博科夫的作品提供了新的洞见。

——《星期日邮报》

本质上是一个爱情故事……希芙填补了“作家夫人”画廊中一个耀眼的空白。

——布伦达·马多克,《文学评论》

希芙把纳博科夫夫妇描绘成“一对最具混合风格的夫妻”。她这部作品同样有点混合的味道:既是两颗灵魂追求合一的传记,也是一段婚姻的写照……这是一本丰富、微妙的书,有些地方,非常动人。

——《泰晤士报》(伦敦)

纳博科夫夫妇的合作肯定是文学史上最有趣味的替身活动之一……一部精彩的作品……希芙充满自信的笔触表明,她从文本细读中获得许多乐趣……从围绕薇拉的种种传闻中选取材料,希芙大胆而耐心地建构出薇拉的形象。读这部传记的兴趣,近似于读一部纳博科夫的小说。

——《旁观者》

审视一曲精彩的文学二重唱,学术性、可读性兼备。

——《图书馆杂志》

薇拉与希芙棋逢对手。希芙这部传记是细致研究、卓越学术的典范。它

IV 薇拉:符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夫人

清晰分解了卷入纳博科夫婚姻的三个人物:薇拉、纳博科夫,以及他们共同的创造物——作家 VN。它清晰表明,正如希芙所言,如果说,纳博科夫大半人生都是“寻找一个国度的国宝”,那么,薇拉就是他的港湾,他情感和想象力的避难所,“他生活的国度”。

——希拉里·斯普林,《每日电讯报》

引人入胜,非常浪漫……[薇拉]是“妻子”一词最完整、最复杂的意义上的妻子。希芙优雅的文笔,对细节狂热的专注,明白无误地塑造出了这一形象。

——《纽约客》

优雅……敏锐地演绎出本世纪最伟大的一个爱情故事。这部传记细致地探讨了一桩幸福婚姻背后隐藏的大量秘密。

——威尔·布赖斯,《米拉贝拉》

既是一部真正的传记,也是一个爱情故事……这是我们谈论的纳博科夫夫妇,也是一双灵魂伴侣的故事,他们挑战了世俗的期望和解释。

——《沙龙》

这是一个现代女人的精彩故事,她一生的志业就是成为丈夫的精神伴侣、秘书、经纪人和守护天使。

——《基尔库斯评论》

《薇拉:纳博科夫夫人》是一本漂亮的书,气势恢弘、精致怡人、旁征博引。几乎每页都投射出一个真正值得注意的女人形象,投射出她在一个伟大作家作品中的守护精灵的角色。难道还有一段文学姻缘,像纳博科夫夫妇一样多产、复杂和迷人吗?

——贾斯汀·卡普兰

有许多理由对薇拉的人生感兴趣,但最大的理由是希芙写下了薇拉的传记。希芙是文学传记领域内冉冉升起的新星:她机智、清晰、敏锐、充满温情。

——朱迪斯·瑟尔曼

羞涩、追求完美、精通多门语言,薇拉是俄罗斯伟大的作家妻子之一。她对丈夫作品的重要性,就像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索妮娅·托尔斯泰一样。希芙的成功之处在于,她把所有的全音和半音都安插进这个杰出作家受人启发、同时也予人启发的合作者的幽暗形象之中。

——埃德蒙·怀特

如果这只是一个非同寻常婚姻——这个婚姻影响如此深远,以至于重新赋予了“婚姻”一词新的内涵——的故事,这将是值得一读的一本书,它有趣、迷人、聪明、忧伤、好玩。如果它还是关于本世纪最有原创的作家和使之可能甚至必然成为那样一个作家的女人之间的婚姻故事,那这本书就再好莫过。

——特拉西·基德尔

我非常喜欢这部传记。希芙的语句恢弘、繁复,陷阱丛生,充满洞见、细节、距离感和冷幽默,每页都是一顿小型盛宴。如果要我来评论,我将竭力寻找语词来形容这本书。它与我读过的作品都不相同。我要寻找的是没有被滥用、从而遭贬值的语词,比如“精致”、“动人”。这些语词贴切、准确。看看书中的细节!多么不同凡响。

——安妮塔·谢里夫

你是我的面具

刘佳林

“一切深刻的事物都热爱面具。”尼采说。如此而言,1923年5月8日或9日,柏林的一个慈善舞会之后,戴着黑色绸缎面具的薇拉跟纳博科夫在栗树成荫的运河边约会,意义就非比寻常。薇拉、纳博科夫或者说VN的故事从这里开始。面具是这个故事的关键词。

娴于叙事的史黛西·希芙开篇就将我们带进了这个场景:其时,男主角还沉浸在退婚的痛苦之中,仰慕这位年轻诗人的女主人公据说主动安排了约会,并且可能还当面背诵了他的作品,但自始至终她都戴着面具。接下去就是博伊德所谓的“完美无缺的文学性的求爱序曲”:6月24日,纳博科夫在《舵》上发表诗歌《邂逅》;7月29日,纳博科夫的《歌》与薇拉翻译的爱伦·坡的散文诗刊登在同一版;9月,薇拉·斯洛尼姆翻译发表了最后一篇作品后,这个译者名彻底从出版物中消失。1925年4月15日,她正式成为纳博科夫夫人。

面具始终伴随着薇拉。她给布拉格的纳博科夫写信时用的是化名“伯特兰太太”,她在美国大学生眼里是一个助教,她代纳博科夫写信反对某个俄语教师入职时,自称是康奈尔的一个秘书“J. G. 史密斯”,更多时候,她躲在纳博科夫的名字下跟出版商书信往来。甚至她的那一头秀发也来成全她,25岁时就开始变色,30多岁时变薄、变灰,40多岁时已经是一头珍珠色,与那张依然年轻的面庞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位形容俏丽、衣着得体、举止优雅的犹太女子也喜欢向镜中凝望,但她在镜子中看到的不是自己,而是丈夫的形象。如她翻译

的第一篇和最后一篇爱伦·坡的作品标题所示,她喜欢在纳博科夫的“阴影”中“沉默”。或者,如希芙所说:“她在面具中最舒适,她反光到别处时最自在。这个月亮不是贼。”

“太阳是个贼,用他的伟大的吸力偷窃海上的潮水;月亮是个无耻的贼,她的惨白的光辉是从太阳那儿偷来的。海是个贼,他的汹涌的潮汐把月亮熔化成咸的眼泪。”《雅典的泰门》中那个愤世嫉俗的贵族控诉了天地间的三大名贼。这是一个贼的世界,但薇拉不是。自从发现了纳博科夫,她就认定他是那一代人中最伟大的作家,她默默地守着这个朴素的、属于自己的真理,坚定不移地为此奋斗了68年。成就纳博科夫,是她一生的事业。

在此过程中,她将自己隐藏得很好。她的父母事后才被告知,他们结婚了;纳博科夫告诉朋友他有了儿子时,朋友以为这是他惯常的玩笑,因为他们从未见过薇拉怀孕的体态;一个跟她密切合作的译者说:“她是波兰公主,对吧?”她丈夫的学生认为她是德国的一位伯爵夫人。而在1955年1月3日纽约州汤姆金斯县颁发的持枪许可证上(希芙在正文中把日期搞错了,从复印的许可证推断,薇拉应该是1954年底申请的),她的职业是:家庭主妇。是的,很多时候她就是一个持家的女人。四处找房子是她经常做的事。每次搬家时,她会把纳博科夫打发得远远的,因为后者只会添乱。每当风雪过后,她总是一个人扫雪。纳博科夫嫌汽车旅馆吵闹,她会开车将他送到远离人烟的地方,将车泊在一棵树下,自己安静地走开。所有妨碍他写作的事,她都会为他挡开;所有有助于他写作的事,她都会乐于承担。婚后穷困时期,她常常做翻译、编纂词典,为家庭争取经济来源。相当长的时间里,她是他的秘书,替他打字,处理邮件。她是他的助教,为他准备讲稿,开车接送,帮他脱衣服,替他板书、擦黑板、分发材料、阅卷、接待学生。

只是,面具后的这位女性不仅仅是一个家庭主妇、一个简单的帮手,否则她就不是薇拉·纳博科夫了。希芙喜欢选择脱离了环境的传主,比如做法国大使的美国人富兰克林,当飞行员却写了《小王子》的圣-埃克苏佩里,还有那个去了罗马的埃及女王克里奥佩特拉,这样也许更能把笔力集中于传主的性格,起码《薇拉传》是如此。在深入挖掘、研究各种传材后,希芙揭示了薇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她是纳博科夫的物质支持,又是他的精神支撑。流亡者本已饱受颠沛流离之苦,党同伐异、相互倾轧的流亡文学圈和被迫放弃母语写作的现实更使纳博科夫的文学道路变得崎岖曲折。薇拉对纳博科夫的艺

术天才坚信不疑,在他经历丧父和失恋、最需要安慰的时候毅然走进他的生活,并全身心地支持他的写作事业,矢志不渝,忠心耿耿。第二,她是他的理想读者,是他、他母亲之外第三个能理解他每一个标点符号的人,以至于许多研究者都将薇拉看作重要的文献来源和理解纳博科夫艺术世界的锁钥,正是她指出了纳博科夫艺术作品中存在着“彼岸世界”的观念。第三,她对他的创作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我们不但在马丁(《光荣》)的故事中读出了她的流亡经历,在克莱尔(《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的身上看出了她的影子,在《声音》中的一个女子、《天资》中的济娜、《瞧,这些小丑!》中的“你”的描写中发现了她细瘦的手腕和白皙的、露着青筋的皮肤,更重要的,她的出现改变了纳博科夫的创作取向。学术界一致认为,纳博科夫的艺术分水岭是在1924—1925年,纳博科夫的艺术风格有许多非俄国的特征,这无疑是认识薇拉后的结果。薇拉与纳博科夫有许多相似(比如听色的能力),但又有许多不同,纳博科夫喜欢回忆完美的过去,薇拉则喜欢展望未来;纳博科夫相信命运最终的仁慈,相信生活奇妙的花样,薇拉则坚持理性,坚持把一切掌握在自己手里。正是认识了薇拉之后,纳博科夫才在《玛丽》中让主人公勇敢地告别过去,走向新的未来,他本人也勇敢地开拓新的艺术道路,并使俄罗斯古典文学传统在流亡界得到继承。正是薇拉对理性的热爱让他明白,他过去一味相信灵感是不对的,“如今我真正明白,在艺术中,理性是负粒子,灵感是正粒子,唯有通过它们的秘密联合才会产生白光,产生电的震颤,创造完美”。纳博科夫后来经常说到“科学家的热情和艺术家的精确”,这种说法直接来自薇拉的启发。因此,希芙说,纳博科夫的“书页中盘旋的不是她的形象,而是她的影响;她与其说是模特儿,不如说是缪斯”。第四,她是他的合作者。她描写过她抱着德米特里在欧洲的冬日候望火车的情景:“他那大块的婴儿身体发出难以置信的热量!”纳博科夫将这样的文字直接搬进了《说吧,记忆》。她不但建议纳博科夫翻译《叶甫盖尼·奥涅金》,而且帮他做了大量的评注工作。那些未出版的、关于拟态的书稿完全出自她的笔下。她参与了《洛丽塔》的俄文翻译和《说吧,记忆》的修订,晚年又独自将《微暗的火》译成俄文。第五,“她既当锥子又当刹车,两者都同样优雅”。她在丈夫沮丧的时候给他激励,她命令想彻夜做一首回文诗的他去睡觉,她将他从对鳞翅目昆虫研究的沉醉中唤醒,她在他试图焚毁《洛丽塔》手稿的时候,阻止了他。纳博科夫在用下面这句话勾勒克莱尔时,心底想的一定是薇拉:“她的形象特别强大,差不多具有男性的品质。”

是的,薇拉是一个带枪的女人,而且据说是神枪手。她的那支勃朗宁就静静地卧在粉饼盒和小镜子中间,但似乎从未真正使用过。“不过,这支从未开火的自动手枪沉甸甸地挂在以后的场景中,尤其是跟薇拉的无处不在、她的凶猛、她的异国情调、她的做派相连的时候。”手枪之于薇拉是面具之外的第二个标志,是她坚硬而强悍性格的形象化体现。早在逃亡敖德萨的途中,17岁的薇拉就已经表现出了她的勇敢无畏,她为遭到侮辱的犹太人据理力争,最终令那些大兵彻底改变了态度,并学会了保护女人。她毫不掩饰自己的立场,在父母的情感纠纷中坚决站在父亲一边,支持父亲跟安娜·菲金(她的表姐)结合,并且终生与安娜保持紧密联系。她不轻信任何人,不依赖任何人,她对她的姐妹直言不讳,她断然拒绝奸商的无理要求,但对纳博科夫的艺术能力却从不怀疑,决不容许任何误解和轻视,甚至不惜因此与曾经帮助过他们的人反目为仇。她坚决捍卫自己的婚姻,绝不放弃自己的丈夫,哪怕像谣传的那样需要拔出枪来。她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坚韧的品格,在《洛丽塔》的版权纠纷中不依不饶地坚持了十多年,在纳博科夫的阴影中默默地牺牲、奉献了一辈子。

那把躺在手提包里的点38口径的勃朗宁从未开过火,但纳博科夫却让它在他的小说里四处出现,并且最终凭借亨伯特的一记枪声惊动了整个世界,也让许多人对这个一夜之间名利双收的戴面具的女人又妒又恨。有些人声称喜欢纳博科夫的早期作品,认为恰恰是薇拉的干涉甚至威逼,纳博科夫才背离了俄罗斯文学传统。种族歧视、女人之间的嫉妒、传记家的捕风捉影、不同文学见解导致的误会与猜忌,给薇拉这副本已非常神秘的面具抹上了更多的迷彩甚至污迹。最极端的莫过于1973年济娜伊达·莎霍夫斯卡娅发表的《沙漠》。在这个短篇小说中,“瓦尔登”(其实就是纳博科夫的昵称沃洛佳)直到妻子去世后明白,他原来一直生活在她专横的管制下,无论是作品还是人都失去了活力与灵魂,凝固成了冰。最后,他畏怯却决绝地将她的照片扔到抽屉里,终于有了如释重负之感。这篇小说对薇拉的攻击是赤裸裸的,纳博科夫的妹妹叶莉娜·斯科尔斯基读到后非常愤怒,立即回信反驳。她预言,有着真正的贵族气息的薇拉不屑于关注此事,免得抬高那篇又臭又长的文章的价值。但叶莉娜还是低估了薇拉的漠视——后者反过来责怪她多管闲事地为自己辩护。薇拉的坚硬与强悍再次得到证明。

这种坚硬有时甚至给人一种冷酷的印象。纳博科夫去世时，薇拉冷冷地拒绝了旁人的安慰，她严禁她的小姑子哭泣，并在安静的纪念仪式上请一个家庭成员不要拥抱她。希芙的文笔真叫干净而有致：“五十多年来，那副面具她戴得很好；现在没有理由摘下。不过，也没有理由认为，那副面具就是那张脸。贝弗利·卢听到消息后，立即打电话问薇拉，是否愿意她飞到瑞士来。薇拉语含感激和安慰地说，愿意，很愿意。卢再次见到她时，她流泪了。7月2日，父亲生命的最后一天，黄昏时分，德米特里开着蓝色的法拉利送母亲从洛桑回蒙特勒。薇拉静静地坐了几分钟，接着说出了德米特里从母亲嘴里听到的唯一一句绝望的话：‘我们租架飞机撞了吧。’”

一个75岁的妇人，感情原来这么硬实，这么斩钉截铁，已经不是“不将两行泪，轻向汝曹弹”所能概括的了。

但除此以外，我们看到的薇拉都始终活在面具之下，不过不再是第一次约会时的那副狼面具，而是她重新打造的“VN”——它是 Vladimir Nabokov 的缩写，也是 Véra Nabokov 的缩写。她也许是希望把自己彻底融进纳博科夫的世界里，或者希望纳博科夫与她成为那唯一真实的数字：一。因此，希芙情不自禁地在一个脚注里猜想：“毫无疑问，她觉得最能够接受的传记叙述一定跟《微暗的火》索引中谢德夫人的条目一样：‘希碧尔·谢德，S之妻，到处可见。’如果她看到博伊德第二卷薇拉·叶夫谢芙娜·纳博科夫的条目，一定会不寒而栗，那个索引很长，以‘劝纳博科夫不要烧毁《洛丽塔》’始，以‘纳博科夫书信作者’终。”但在《纳博科夫传：美国时期》的正文中，薇拉终究是一个配角，因此，博伊德给她一个长长的索引是合适的。而希芙既已猜透了薇拉的心思，知道她喜欢活在不为人知的地方，又何以要把一个面具、一个注脚、一个索引性的存在演绎成一部四百多页的厚书呢？也许，希芙天才的叙事技巧、过人的分析能力和洗练清澈的文字素养是她可以这样做的唯一理由，她知道怎样讲故事，知道怎样让故事走向深刻。给她两个单词，六个字母，一个尖音符，她就能给你这样一段文字：“她的名字比她活得久长，就在那些如此完美地概括了生命主题的题献页上，挨近后面的作品，又保持着充满敬意的距离，那是她丈夫的奉献，自成一行，简洁明了，亦如纳博科夫写下的一切。四周是深沉、惬意、无尽的空白，她就在那里——在闪光的智慧之桥的一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览无余地藏着。”

希芙在这里解读的是纳博科夫每部作品开篇前都会出现的那一行字：“To Vera”。喜欢面具的薇拉在这里找到了最好的位置，她就那样悄悄地、让人熟视无睹地伫立在纳博科夫每部作品的前面。

纳博科夫喜欢她的这种姿态，他说——你是我的面具。

2011年5月20日于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图书馆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圣彼得堡 3848 号	5
第二章 浪漫岁月	35
第三章 镜中世界	67
第四章 这个人	99
第五章 纳博科夫 101	134
第六章 纳博科夫 102	170
第七章 过去完成时	206
第八章 彼岸	241
第九章 看那些面具	275
第十章 面纱之外的大地	312
致谢	345
文献目录	349
附录	
薇拉必须在场!	354
索引	359
译后记	389

序 言

采访者：能否谈谈您夫人作为您作品合作者的重要性？

纳博科夫：无可奉告。

——《聆听者》，1969年10月23日

这是一个女人、一个男人和一场婚姻的故事；从许多方面来看，都是一个言之成理的三角游戏。但对于薇拉和纳博科夫而言，这则算术很简单：三个要素之和等于一个实体。“唯一真正的数字是一。”纳博科夫第一部英语小说的正中，一个双重虚构的人物如是说。某个长期与他们合作的出版商回忆道，有些作家夫妇也出双入对，但从未见过有纳博科夫夫妇一样紧密。他们是一对最具混合风格的夫妻。“他们的婚姻是我见过的最亲密的婚姻。”威廉·麦斯威尔代无数人说过。甚至连诋毁薇拉的人也认为，她卷入丈夫作品的程度前所未见。要知道那是俄罗斯作家夫妇联赛，那里竞争一向很激烈。

薇拉和纳博科夫总是出双入对。许多人从来没有见过纳博科夫单独而行。他们不但形影不离，而且在书页上，在交谈中，他们的话语也难解难分。他们共用一本行事历。在彼此的笔记本中，他们的笔迹互相渗透。如果他从一端开始，她就从另一端写起。婚后第三年，纳博科夫抱歉地对母亲说，用铅笔给她写信，是因为薇拉在隔壁校对清样，占用了可能是他们夫妇唯一的钢笔。35年后，薇拉同样抱怨，她用铅笔写信，因为她的钢笔似乎老在别的地方被纳博科夫占用，直到信写完，丈夫才归还。他们对传记作家没有开恩，因为他们

xii 很少分离。他们为什么不能像路易丝·科莱与福楼拜一样,在一年半多的时间内,写一百封书信,只见六次面?许多人认为,薇拉和纳博科夫就是一则伟大的爱情故事。

薇拉是谁?在某个出版商的记忆中,“她只是一个妻子”。薇拉以丈夫的名义,与他保持了长达三十年的通信。“她是作家夫人国际大赛的冠军,为这普通的头衔注入了智慧。”一个友人回忆。“她是妻子中的圣塞巴斯蒂安。”另一个友人如此定论。她在主动谈起自己的时候,不说自己是什么,而喜欢说自己不是什么。她不是俄罗斯贵族。她不是丈夫的初恋。她(特别强调)不是他的女司机。她不是十四行诗中的“神秘女人”。她不是作家。她不是书中的主角。她只有一次在小说中以一个值得信赖的小角色出现;确切地说,她进入小说,为的是诱骗一只黑猫从藏身地方出来。洛丽塔在签名处总是填姓氏多洛蕾丝;她总是填薇拉·纳博科夫。“她难道不是波兰公主?”一个与她密切合作过的译者反问。在一个出版商的印象中,她是法国人。纳博科夫的一些学生认为她是德国伯爵夫人。许多与她通信的人搞错了她的父姓。在她生前,为纳博科夫编撰年谱的那些作家,没有别的选择,只好围绕她来写。

纳博科夫认为,他会因两部作品而青史留名:译作《叶甫盖尼·奥涅金》和小说《洛丽塔》。前者肇始于薇拉的建议,后者得益于薇拉的抢救。纳博科夫晚年最看重的有两件事,一是俄译《洛丽塔》,一是修订《说吧,记忆》。薇拉介入了前者的译事,也参与了后者的修订。她是纳博科夫的第一个读者。她充满创造性地参与了纳博科夫所做的一切。她需要用一生来完成一件伟业。纳博科夫刚认识她就表明,他非常需要她。他的律师、出版商、亲戚、同事、朋友,全都认为,“没有她,他将默默无闻”。她的婚姻将她拉到聚光灯下,但她的性情促使她转向幽暗角落。她的许多职责都要求她保持沉默。纳博科夫说,他喜欢在车里创作,那是“美国唯一没有噪音、写作不用打草稿的地方”。薇拉把车停在他非常喜爱的西部边陲的树下,然后,心甘情愿地消失。

xiii 只有在一个人眼里,她一直清晰可见。纳博科夫完全意识到她的在场。只要有妻子在侧,纳博科夫总会笑逐颜开;他会与她捉弄嬉戏。他们镇定自如,似乎共享一个秘密。在他们晚年生活中的访客看来,他们就像两个孩子,用暗号商量究竟该大胆地告诉大人们多少秘密。康奈尔大学的一位同事居然用上了一个“u”字母打头的词:“他是我见过的最怕老婆的(uxorious)人。”在纳博科夫的心目中,薇拉眼光锐利,思想睿智,想象力丰富。1949年,他对一个名